

说明

我以陈美林的《陈批儒林外史》为底本，添加李汉秋的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》部分评语，结合张慧剑的注释，制作了《儒林外史》的第一章。

在制作过程中，注释方面，我发现张慧剑和陈美林的注释意思几近相同，但陈注更加详细，所以张注只做必要的补充：凡同注有不同意思处，两者结合，陈缺注处，补张注。如未来有可能，则补充里仁的《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新注 增订一版》、中国妇女出版社的《儒林外史鉴赏辞典》和华岳文艺出版社的《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》的注释。

评语方面，我用不同颜色标注，未来将会进一步补充和按评论时间先后顺序排序，目前不深究。

本书暂不校记，有兴趣者可参阅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》。

汇注汇评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项十分庞大且无偿的工程，由于个人能力有限，过程中免不了出现各种问题。我衷心期待您的指正。请在以下地址免费获取最新文本：

<https://github.com/FrankMilesFrms/RuiLinWaiShi>

另外，如你所见，第一章不全的情况下就有近 40 页，评注甚至比原文还多，工程非常庞大，**长期急缺人手**，我衷心地希望对儒林外史感兴趣的您能够参与进来，即使审校一篇、一段，也对项目进度有莫大帮助！

我的邮箱是：FrankMiles@qq.com

Frank Miles (Frms)

2024 年 12 月 25 日 于湖南

第一回 说楔子¹敷陈²大义 借名流³隐括全文

1. 楔 (xiē) 子:《说文·木部》:“楔, 櫜 (jiān) 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木工于枘凿相入处有不固, 则斫木札楔入之, 谓之櫜。”即用来塞紧器物的小木橛, 上粗下锐。后被戏曲、小说作品所借用。元杂剧在一本四折之外增加的小段落就称为楔子。一般置于四折之前, 也有用在四折之中。至于小说中的楔子, 则类似话本中的“入话”, 通常放在小说篇首, 用以引出正文。正如金圣叹所说:“楔子者, 以物出物之谓也。”

2. 敷 (fū) 陈:卧本作数陈, “数”当为敷。铺叙、陈说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:“分别百事之微, 敷陈存亡之机。”范宁《谷梁传集解序》:“于是乃商略名例, 敷陈疑滞, 博示诸儒异宗之说。”

3. 名流:著名人士。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:“孙兴公(孙绰)、许玄度(许询)皆一时名流。”《梁书·何逊传》:“沈约亦爱其文, 尝谓逊曰:‘吾每读卿诗, 一日三复, 犹不能已。’其为名流所称如此。”此处指小说中出现的理想人物王冕。

隐括:本作櫜括 (kuò), 也作“櫜括”、“隐括”、“櫜括”, 原为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。《荀子·性恶》:“故枸木必将待櫜括蒸矫然后直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》:“木直中绳, 揉以为轮, 其曲中规, 櫜括之力。”引申为就文章的内容、情节, 加以剪裁或修改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镕裁》:“蹊要所司, 职在镕裁, 櫜括情理, 矫揉文采也。”此处指用历史名人王冕的事迹加以改写, 借以表露作者的意图和小说的主旨。

人生南北多歧路⁴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陈评：神仙亦是人所造出的。百代兴亡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⁵富贵无凭据，黄评：一篇主意。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误。齐评：全书主脑。约评：真乃唤醒梦。陈评：神仙将相，凡人做得；功名富贵，自然人人求得。然身外之物毕竟是过眼云烟，瞬息即逝。此乃个中人觉醒之语。浊酒⁶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？

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⁷。黄评：固系常谈，而先生之书非常谈也。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，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

4. 歧路：岔路。《释名·释道》：“二达曰歧旁，物两为歧，在边曰旁。此道并通出似之也。”《列子·说符》：“杨子之邻人亡羊，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。杨子曰：‘嘻！亡一羊，何追者之众？’邻人曰：‘多歧路。’”《淮南子·说林》：“杨子见逵路而哭之，为其可以南，可以北。”逵路，即歧路。此处谓人之一生发展道路很多，不限于一条。

5. 功名：原指功绩和声名。《荀子·强国》：“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，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。”科举时代，则称以考试取得的科第（秀才、举人、进士等）为功名。

6. 浊酒：质量不高的酒。左思《魏都赋》：“清醑如济，浊醪如河。”济水清，河水浊，故以济、河喻酒的清浊。浊醪，即浊酒。

7. 老生常谈：《三国志·魏志·管辂传》：“此老生常谭（谈）。”指老书生反复诉说、一无新意的话语。

着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⁸。天二评：无论到手不到手，口里说说也香。到味同嚼蜡时，已是醒过来了，能有几人？否则恐甘蔗渣儿尚要嚼了又嚼也。约评：袁子才先生有诗云：明知过后原如梦，争奈当场欲上天。此之谓也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看得破的！天二评：无论得不得，嘴里说说也好。黄评：自有天地以来于今为烈。陈评：岂但是书中人物。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嵌崎磊落⁹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¹⁰，黄评：高人隐士非必定取王冕，以正文托之明代，时世相近耳。陈评：王冕，历史上实有其人，以书画闻名于世。宋濂、朱彝尊等先后为之作传。惟《儒林外史》中之王冕乃作家所塑造之文学形象，不可处处以史实推求。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天二

8. 味同嚼蜡：《楞严经》卷八：“我无欲心，应汝行事，于横陈时，味如嚼蜡。”意谓人无欲心，无论所行何事，皆毫无滋味，没有意思。又引申指文章、说话枯燥无味。叶燮《原诗》卷一：“本无奇意，而饰以奇字……味如嚼蜡，展转未竟，但觉不堪。”

9. 嵌崎（qīn qí）磊落：又作嵌崎历落。嵌崎，原指山高深峻，所谓“生深山之茂林，处巖岩之嵌崎”（王延寿《王孙赋》，见《初学记》）。用以比喻人之品格卓异、杰出不群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“周伯仁（顗）道桓茂伦（彝），嵌崎历落可笑人。”

10. 王冕（约1287—1359）：元末著名的诗人、画家。浙江诸暨人，字元章，号煮石道者、闲散大夫、饭牛翁等。《明史》卷二八五有传，极简略。其为画，擅长于以胭脂作没骨体，亦善写竹石。亦能刻印，相传用花乳石作印材，自其始。其为诗，存《竹石斋集》。

评：据曝书亭集，王冕传，父命牧牛陇上，潜入塾听村童诵读，暮亡其牛，父怒挞之。不云早孤。此处不可以诬先贤。岂传闻异耶？明史传与朱集略同。平步青：如本传，则叙次不能一线。故云父歿，非诬先贤，亦非传闻异也。他母亲做些针指¹¹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啊，不是我有心想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；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；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¹²，当¹³的当了，卖的卖了；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”黄评：是小说入手法。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，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齐评：出语便是不凡。天二评：善体亲心，是谓孝子。情愿放牛的也多，只无底下两句。黄评：此句必不可少。陈评：放牛快活，是宽慰慈母；带书去读，是述明志向。先母后己，可觐知其后处事为人。寥寥数语，写得分明。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

11. 针指：为“针黹”俗称，即针线。

12. 家伙：指日常使用的家具、器物。

13. 当（dàng）：即典当。指将土地、房产、金银器物抵押给当铺以取得款项，到期付息赎回；过期不赎，则为当铺所有。

过去两箭之地¹⁴，便是七泖湖。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¹⁵；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顽耍，不必远去。天二评：好所在，我亦欲从王先生游。黄评：好世界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，是不少的；每日早上，还折¹⁶两个钱，与你买点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¹⁷。”陈评：饭点不缺，足见厚道；要求凡事勤谨，又见其善于持家人。他母亲谢了扰¹⁸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，母亲替他理理衣服，黄评：闲处写得入情。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，休惹人说不是；早出晚归，免我悬望¹⁹。”天二评：简净。黄评：慈母。王冕应诺，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。天二评：读至此不知何以堕泪。陈评：之所以含泪，一则王冕尚年幼，此际方十岁；二则应是求学之年，为生计所迫，却去放牛，以此含泪。真所谓“可怜天下父母

14. 两箭之地：古人常以箭的射程度量较近的距离。一箭的射程约在一百二十步到一百五十步之间。两箭之地，指二三百步的距离。

15. 打睡：即睡觉。《五代史平话·汉史》卷上：“谁知道知远在他庄门上打睡。”

16. 折：即折算，折合、换算之意。

17. 怠慢：轻慢，不恭敬。《史记·张苍传附申屠嘉》：“是时丞相入朝，而（邓）通居上旁，有怠慢之礼。”

18. 扰：此处指受人财物、饮食。司马光《书仪·吊酹》：“凡吊及送丧葬者，必助其丧事而勿扰也。”旧注：“扰，谓受其饮食财货。”

19. 悬望：悬念想望。

心”也。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回家，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。天二评：读至此不知何以下泪。约评：我亦要堕泪。黄评：写王冕之孝，盖未有不孝而可称名士者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²⁰，就买几本旧书。陈评：旧书，必非时文。日逐²¹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阴树下看。天二评：我见扫室延师而学生与书为仇，其材乃不及王先生所放者不知凡几。噫嘻！约评：闯学堂的书客，只怕无甚么好书买。陈评：鱼肉供养老母，柳阴下读旧书，正与前文放牛快活，带书去读回环映照。弹指²²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天二评：着实两字见不是当口头说话。黄评：加着实二字，以见王冕学之所由来。陈评：“着实明白”，是真“明白”。下文说其贯通天文、地理、经史，正坐实此“着实明白”一句。那日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，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黄评：画不出。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。黄评：如见。湖边上山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绿得可爱。齐评：写眼前景物透亮之至。似俗而甚雅也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黄评：入学画。苞子

20. 闯学堂的书客：到私塾、学堂里兜售书籍、文具的流动商贩。

21. 日逐：逐日，每天。

22. 弹指：“一弹指”的省语，意谓极短的时间。《翻译名义集·时分·刹那》：“俱舍云：‘壮士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。’”

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天二评：画所不到。此文人之笔，毕竟高于画家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古人说“人在画图中”，其实不错。陈评：即将出场的三客必无王冕此时感受，心境不同，景色亦异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²³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有趣。又心里想道：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，齐评：正所谓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天二评：此句宜正告天下后世没志气的人。我何不自画他几枝？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²⁴，挑了一担食盒²⁵来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，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。天二评：那里仿来这些雅兴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陈评：“三个人”非无姓名，乃因此类人滔滔皆是，不必一一出其姓氏名字。头

23. 画工：指以绘画为终身职业的艺术工人，又称“丹青师傅”。

24. 夯（hāng）汉：粗壮有力的汉子，多指旧时干体力活计的人。
第四回“小儿蠢夯”的“夯”，读作 bèn，同“笨”。

25. 食盒：盛装食品、食具的竹木制品，一般分两三层，上有提梁，以供提、挑之用。

戴方巾²⁶，一个穿宝蓝²⁷夹纱直裰²⁸，两人穿元色²⁹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。黄评：何其风雅，但不可开口耳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，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——他想是主人了陈评：“他想”，着一“他”字，乃点明王冕正冷眼旁观。——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。齐评：非大老不开口，是此书行派。天二评：开口就是一尊大神佛。黄评：不料其开口便俗。却是先生著书本意。新买了住宅，陈评：住宅“新”买，暴发也。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，天二评：据传，冕北至燕，翰林学士危素居钟楼街，一日骑过冕，冕揖之，不问名姓，忽曰：公非住钟楼街者耶？此即借其事影射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³⁰体面。齐评：卖屋也讲势利，可谓奇

26. 方巾：旧时称软帽为“巾”，方形，后垂二带，为明朝有秀才以上功名的人所戴。据《三才图会·衣服》：“方巾，此即古所谓角巾也。制同云巾，特少云文。相传国初服此，取四方平定之意。”第二十回中的“方巾”，则指婚礼时新娘头上覆盖的红方帕。

27. 宝蓝：带翠色的蓝色。

28. 直裰（duō）：古人回家所着的便服，斜领大袖、四周镶边的长袍。王世贞《觚不觚录》：“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，谓之‘程子衣’；无线道者则谓之道袍，又曰直掇。”直掇，即直裰。

29. 元色：黑色，古曰玄色，清朝因避圣祖康熙帝玄烨讳，改“玄”为“元”。下文玄武湖改元武湖，同此。

30. 名望：名誉声望。

谈。陈评：卖屋亦求名，名之侵蚀人心深矣！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³¹、县父母³²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？”天二评：已伏后文。黄评：雨后郊游小饮，极是雅事，不料开口一俗至此。却难得一副笔墨写得雅俗各见。陈评：三人面对七泖湖景观，却视而不见。胖子心热于危之声势，切望攀结。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³³，乃危老先生门生³⁴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陈评：瘦子点明老危与县尊乃师生，“学者”之声势可见。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黄评：此必是谎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³⁵，这一盘就是了。天二评：鹿肉为

31. 太尊：明清时代，地方行政区划分为省、府、州、县；府、州的长官叫知府、知州，因其地位相当于古时的太守，所以尊称为太尊。

32. 县父母：知县的尊称。宋代派遣中央官员到地方去做官，负责一县的行政事务（有时也兼管军事），称“权知某县事”。明代才正式定名知县，清代沿用不改。因知县是直接管辖人民的官员，如同一家之长，所以尊称为县父母、父母官，下文“老父台”也是同样意思。

33. 壬午举人：明清两代称乡试中式（录取）者为举人。当时科举制度规定三年举行一次乡试，逢子、卯、午、酉年举行，某年举行即称某科，“壬午举人”即指壬午科考取的举人。

34. 门生：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中式者，对主考官（主考、房考）自称门生。清初为防止主考、门生相互攀结分门立户，曾一度不许自称“门生”，中式者乃自称“受业”。

35. 见惠：对别人赠物与己的客气说法。

证河南知县是实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³⁶来，去晋谒晋谒³⁷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，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天二评：危老是乡户驴猪都总甲。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陈评：语云学而优则仕，既仕当然学优，自然是“学者”了。但着一算字，则未见十分推许。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³⁸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齐评：乡下人讲京城口气真是如此。直映到后数十回五河县人说彭乡绅站在朝廷暖阁里办事等语。天二评：胡子半日不开口，果然一开口又高出胖、瘦二人之上。黄评：阅此能不喷饭否？一部书皆用此诀。陈评：功名富贵皆由“官”来。送危素出城，与后文拍了彭老四一下，异曲同工。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陈评：“你一句，我一句”，全是热衷之言、庸俗之言、无知之言、不懂装懂之言。参透此三人之言，方可领悟书中同类人物之言。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天二评：牵了牛回去，冷极。盖王先生不曾听也，只是牵牛回去。陈评：牵牛自回，乃看腻、听厌之举。王冕之冷，正反衬三人之热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³⁹之类，学画荷花。

36. 字：此处指用文字写成的字条、短柬或凭据。第七回中所云“还不曾许字人家”，则指女子许嫁。

37. 晋谒(yè)：进见，拜见。

38. 打躬：弯下身子作揖，表示尊敬。

39. 铅粉：一种白色颜料，可用作涂面的化妆品，也可作绘画的颜料用。

黄评：元章善画梅。此不过借荷花引出时知县耳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，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好西⁴⁰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⁴¹的名笔⁴²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天二评：全书诸名士开山祖师，却又非虞庄杜诸人所及。陈评：“大学问”不同于后来的八股举业，此乃王冕之所以被作者视为士子楷模、置于全书之首的缘故。但他性情不同，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⁴³朋友，黄评：此两层皆正文反面。终日闭户读书。齐评：求官交友不过富贵功名四字中事耳。陈评：此乃真读书，与以读书

40. 好东好西：即好东西，指各种好的食品。

41. 没骨花卉(huì)：我国传统花卉画的一种画法。直接用颜色绘成花叶，而没有“笔骨”（即用墨线勾勒轮廓）。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载，此种画法始于五代徐熙、徐崇嗣祖孙，其实徐崇嗣只是“效诸黄之格”而已，即效法黄筌。《宣和画谱》著录有黄筌《没骨花枝图》一件；《洞天清录集》评黄筌之画说“真似粉堆，而不作圈线”，即没骨画法。

42. 名笔：原指好文章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：“乐令（广）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，将让河南尹，请潘岳为表……潘直取错综，便成名笔。”此处谓好画家、有名画家。

43. 交纳：结交。

为功名富贵之敲门砖者不同。又在《楚辞图》⁴⁴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；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，天二评：此元章实事，见本传。固是目空千古，然安知无借此邀名者？不足为训。约评：此段却未免有些做作。黄评：此皆王元章实事。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陈评：“高帽”“阔衣”毕竟是远古服饰，不免造作矫情，但却由愤世所致，与作者在后文中所表露之思想情绪相同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；黄评：写秦老以衬元章。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齐评：秦老亦复不俗。所以敬他，爱他，陈评：年幼之时怜惜厚待，成人之后既敬又爱。秦老固是识人，亦王冕自身足以受之。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⁴⁵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

44. 《楚辞图》：指以屈原作品《楚辞》诗意所作的画图。明末著名画家浙江诸暨人陈洪绶曾作《九歌图》《屈子行吟图》等。王冕虽与陈洪绶同乡，时代却早，此处所叙为小说家言，不必以信史考求。下文“屈原衣冠”，即指画图中屈原所穿戴的高冠、阔衣。

45. 瓦楞帽：顶端折叠成瓦楞形的帽子，是明代平民百姓常戴的一种帽子。

一个头役⁴⁶，又是买办⁴⁷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天二评：秦老只身分是如此，若说亦是高人则成俗笔矣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，煮肉，陈评：烹茶、杀鸡、煮肉，均在“慌忙”中吩咐。秦老虽敬爱王冕，从未曾如此礼待，头役毕竟不同书生。乡间殷实老汉不能不为自身利害计，不可苛求于他。款留⁴⁸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！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⁴⁹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陈评：虽不求闻达，但声名已传扬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遇着，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。天二评：亲家面上卖一个大人情。在下⁵⁰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

46. 头役：衙门中身份较高的差役，后文的“头翁”，是其谑称。

47. 买办：衙门中负责采购、杂务的差人。第二十八回老和尚说的“买办”，则为私宅仆役。

48. 款留：殷勤留客。

49. 册页：分页装裱成册的书画小品或碑帖，以“开”为计数单位，常以木板做面和底，便于保存和案头观赏。单片的册页亦可装配镜片，以悬挂观赏。

50. 在下：对人自称的谦词。

有几两润笔⁵¹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旁，着实撺掇⁵²。黄评：自是好意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天二评：本不愿画也。黄评：因此屈不过情，非元章昧昧。陈评：秦老撺掇，望其从此发迹，不失此一机遇；王冕应诺，乃报答秦老一向厚爱，两不相干。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陈评：本不愿画，但既然应诺，则“用心用意”为之。其时思虑如何，读后文便知。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⁵³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陈评：前云“几两”，后云“二十四两”。前含糊，后明白，正写出头役手段。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。陈评：只看册页，毕竟是“学者”。爱玩不忍释手。次日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⁵⁴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

51. 润笔：赠送别人撰文作画的报酬，略似今日之稿酬。《隋书·郑译传》：“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，高颎戏谓译曰：‘笔干。’译答曰：‘出为方岳，杖策言归，不得一钱，何以润笔。’”唐宋翰苑官员草制除官公文，例奉润笔财物。

52. 撺掇（cuān duō）：怂恿、劝诱。朱熹《朱文正公集·答陈同甫书》：“奉告老兄，且莫相撺掇，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。”

53. 本官：当事人的长官，此指翟头役的上司、诸暨知县时仁。

54. 寒暄：原指冬季和夏季。此处指相见时互道天气冷暖，作为应酬交际之词。

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”天二评：新旧不识，眼色平常。黄评：题诗在上面，不写年号，又无名字，是不愿画。陈评：不知今古，老危虽是“学者”，眼色自是平庸。不题款识，王冕吟诗作画虽是用心用意，但却不是攀附老危“名位”。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“这就是门生治下⁵⁵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⁵⁶。”黄评：轻之甚。陈评：年轻、初学、乡农，难入法眼云云，正是“门生”不知“老师”将如何评价口吻。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⁵⁷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⁵⁸，可为惭愧。齐评：此二语抑何高也，合下二语写之，可谓曲尽神吻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⁵⁹不在你我之下。天二评：不信危老能作此语。然但以名位相许，是此兄胸中见识未蒙明鉴。黄评：写危素自不俗，然但以名位相许，便不知王冕，又不得谓之不俗，

55. 治下：封建官吏称自己所管辖的区域。此处指时仁任知县的诸暨。

56. 法眼：佛教称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为五眼。佛眼为如来之眼，无事不知，无事不见。法眼则次于佛眼，能见实相，所谓“法眼观察，究竟诸道”（《无量寿经》下）。借指卓越精深的眼力。

57. 学生：封建官员自称的谦词。主考官对自己所取录的门生，也习惯其自称学生。

58. 竟坐不知：坐，犯罪。意谓竟然犯了不明情况的过错，此乃官场的客套话。

59. 名位：名号地位，即官职。

贰臣心胸不过如是。陈评：七泖湖边的胡子以“官”许危素，危素却以“名位”归王冕，前后相映成趣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？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陈评：以己度人。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⁶⁰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。陈评：“飞奔”、“一五一十”直是报子一般。王冕笑道：“却是起动⁶¹头翁，上覆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⁶²农夫，不敢求见。这尊帖也不敢领。”黄评：大非所料。翟买办变了脸陈评：已热人冷，必然有此一“变”。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，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齐评：三字的是头役口气，抑何摹写入神至此。约评：是，是，不敢不敢。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！天二评：看他理直气壮。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陈评：无任何招待，更遑论银钞，难怪变脸。却是

60. 侍生帖子：侍生，明清时代士大夫对前辈的自称。地方官拜访乡绅，拜帖上一般也写“侍生”，以示“尊贤”之礼。帖子，指名帖，类似今日的名片，最早削木为之，后改为纸制，为官员士绅往来交际通报姓名之用。

61. 起动：劳驾之意。

62. 一介：一个，多表自谦之语。《国语·吴语》：“勾践请盟：一介嫡女，执箕箒，以咳姓于王宫；一介嫡男，奉盘匱，以随诸御。”韦昭注：“一介。一人。”

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？黄评：写差役实是差役。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！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”黄评：先说请，此又说“叫”。陈评：一口气五声“老爷”，确是头役口吻。唯“老爷”吓不倒王冕，奈何？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⁶³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？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天二评：此等说话，危若先生、时知县尚不懂，无怪翟买办发急。约评：王冕对翟买办一篇话，是从闵子翁蹇费宰一节脱来。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！”齐评：真是闻所未闻。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？”天二评：君召之役，则往役；君欲见之，[缺]不往见之。黄评：如此不识抬举人却难得。秦老劝道：“王相公，也罢，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‘灭门的知县’⁶⁴，陈评：秦老所云“灭门的知县”，王冕之母亦云“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”，应相互参看，可以觐知作者对“官”之态度。你和他拗⁶⁵些甚么？”黄评：写秦老却又正当如此。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，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。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

63. 票子：官府派差役办事的书面凭证。此处指传票。

64. 灭门的知县：灭门，全家被杀，此语谓封建官僚能使管辖下的小民家破人亡。杨穆《西墅杂记》：“宣德间，慈溪一县令谓群下曰：‘汝不闻谚云灭门刺史，破家县令乎？’”

65. 拗(ào)：违背、不顺从。

⁶⁶的故事么？我是不愿去的。”黄评：一句话即见元章自处之善。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：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要去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，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。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陈评：纠葛需要解人，秦老本非可有可无角色，此时更不可或缺。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⁶⁷！”齐评：是当衙门人衣食饭碗。天二评：头翁声口。约评：可见衙门的规矩利害。黄评：如闻其声。彼此争论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，陈评：火到猪头烂。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黄评：不知段干木当日曾如此否？一笑。方才应诺去了，陈评：钱到公事办。回覆知县。

知县心里想道：这小厮⁶⁸那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，走下乡狐假虎威，黄评：自命为虎。着实恐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天二评：知县可谓尽心焉尔矣。黄

66. 段干木、泄柳：段干木，战国初年魏国人。姓段干，名木。原为晋的市侩，求学于子夏。魏文侯授以爵禄官职，则不受，越垣而避。文侯乘车过其门，必伏轼致敬。泄柳，春秋时鲁国人，一名子柳。鲁穆公要见他，他却闭门不纳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古者不为臣不见。段干木逾垣而避之，泄柳闭门而不纳。”

67. 甘结：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：“凡官府断案即完，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，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，上写花押。谓之甘结。”

68. 小厮：做杂役的年轻仆人。此处是时仁对王冕的蔑称。

评：果然怕虎不敢来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⁶⁹，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；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齐评：一反一正，做知县人遇事都如此细心。陈评：非为王冕，乃为自己“勤敏”。又想道：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⁷⁰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陈评：有此想法，极其自然。一折。又想道：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；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陈评：自我解释，亦合情理。二折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⁷¹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⁷²，有甚么做不得！齐评：面面都到。天二评：有此三折，见得下乡非易。就一个乡民身上博取能员名宦，其志量不小。约评：恶劣令人

69. 疲软：和后文的“勤敏”，均是封建官场的考绩用语。《新唐书·关播传》：“李希烈叛，帝以汝州据贼冲，刺史疲软不胜任，播盛称（李）元平，帝召见，拜左补阙。”此处指软弱无能、办事不力。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释“罢软”曰：“无力曰软，迟延曰罢（同疲）。 ”

70. 屈尊：意谓委屈位尊者。《诗·小雅·蓼肃》：“徬革冲冲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屈己之尊，降接卑贱。”此处指身为知县的时仁，不惜委屈自己去拜望身份卑贱的王冕。

71. 志书：原指记事之书。后则专称记述一地历史沿革、疆域范围、物产、人物的书籍，即地方志，有省志、府志、县志。此处指浙江诸暨县志。

72. 勾当：事情。原无贬义，今日则多指坏事。

欲呕。黄评：尚知好名。今也则无。陈评：希冀入志，可见其妄。三折。当下定了主意。陈评：经此三折，方“定了主意”。如此三折，正毕现其心态。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⁷³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⁷⁴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黄评：敲锣求贤，宜贤之吓走矣。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陈评：虽不用全副执事，也够热闹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陈评：一热一冷，映现出时仁与王冕毕竟是两种人物。尚未闻头役寻何人，却先云“不在家了”，显系其子所嘱。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天二评：好在不问何人。黄评：其母如此声口，闻锣声避去可知。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。天二评：案传云，高邮申屠任兴理官，遣吏自通。谢不见。乃造其庐，执礼甚恭。岁余投书谢东游。是岂即其人欤？[缺]平步青：诸暨县令，据传乃绍兴司理高邮申屠。[缺]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”黄评：妙在总谓之“传”。那婆婆道：“其实⁷⁵不在家了。不知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关

73. 全副执事：执事，仪仗。全副执事，全套仪仗。明清两代，知县正式出行的全副执事有：开道锣、蓝伞（后改红伞）、掌扇（一名遮阳）各一，棍、槊、肃静牌各二，青旗四。如果不是正式出行，则只有锣、伞。

74. 红黑帽夜役军牢：官员出行时走在前面喝道、坐堂时站在两边排班的差人，后来统称堂役，见郝懿行《晋宋书故》。

75. 其实：实际情况。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：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

着门进去了。天二评：与乃郎之“牵了牛回去”同。黄评：火热还他冰冷。陈评：不待答言而关门：坚拒之。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。请老爷龙驾⁷⁶到公馆⁷⁷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陈评：连用四个“传”字，的是头役口吻。但直到此刻，仍未体察“老爷”亲自下乡之用心。头役虽有手段，却不如县尊精明。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，树木堆满山上。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天二评：令我宛然身到王先生所居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的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陈评：小二所云“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”，与婆婆所云“清早”即外出，时辰与路程极其吻合，不如此细密，又怎能瞒过知县及买办？而小二所云，亦当为王冕所教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⁷⁸我替他赶了来家。”黄评：此亦王冕所教。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脸天二评：与翟买

副。”此处意谓王冕确实不在家。

76. 龙驾：本指皇帝车驾，此处指翟买办对时知县车乘的谀称。

77. 公馆：此指临时布置起来的供上级官员下巡办公休憩之用的处所。

78. 央及：请求、恳求。

办变脸相对。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！即回衙门去罢！”

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陈评：为“危老师”敬爱，为“危老师”忍气，其实仍为自己。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⁷⁹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陈评：既然王冕不为己“用”，自然要“处置”。知县去了，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“你方才也太执意⁸⁰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怎的这样怠慢他？”黄评：秦老所见只如此。王冕道：“老爹，请坐！我告诉你，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⁸¹，在这里酷虐小民，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甚么要相与⁸²他？天二评：说出本怀，见非浪学泄柳、段干。约评：王先生此处稍露主角。陈评：至此，王冕方才表明拒见时仁心迹，确实可敬。但他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说；危素老羞变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陈评：王冕并非不明世故之呆书生。我如今辞别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别处去躲避几时。黄评：见机。只是母亲在家，

79. 不中抬举：即不识抬举。抬举，赞扬、器重、提拔。不中抬举，意谓不理解、不珍视别人对自己的好意。

80. 执意：坚持己意。

81. 势要：指有权势、居要职的人。《北齐书·路去病传》：“势要之徒，虽厮养小人，莫不惮其风格。”

82. 相（xiāng）与：此处为结交、奉承的意思。第四回“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”的“相与”，则是指要好的朋友。

放心不下。”母亲道：“我儿，你历年⁸³卖诗卖画，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，柴米不愁没有；我虽年老，又无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？”**天二评：人子听者，若犯了罪，便自己躲避也要累母亲。陈评：老母亦颇有识见。**秦老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，虽有才学，谁人是识得你的？”**齐评：秦老识见不俗，却尚未能深知元章所以高绝。作者用笔细如毫发。此番到大邦⁸⁴去处，或者走出些遇合⁸⁵来也不可。陈评：秦老劝王冕离诸暨去“大邦”，三十二回娄太爷亦劝杜少卿离天长去“大邦”南京。此意在《外史》中反复申述，其原委乃在于作者亦从全椒移居南京之故，小说亦写成于南京。你尊堂⁸⁶家下⁸⁷大小事故⁸⁸，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。”**天二评：秦老却难得。乡农中有此义人。**王冕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走回家去，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，吃了半夜酒回去。**

次日五更，王冕起来收拾行李，吃了早饭，恰好秦老也到。

83. 历年：经过多年。

84. 大邦：大地方、大城市。

85. 遇合：遇到赏识自己的人。《史记·佞幸列传序》：“善仕不如遇合。”

86. 尊堂：对他人母亲的敬称，与令堂、令慈同。陆云《答车茂安书》：“尊堂忧灼，贤姊涕泣，上下愁劳，举家惨戚。”

87. 家下：犹言家中。

88. 大小事故：意谓所有事情。

王冕拜辞了母亲，又拜了秦老两拜，母子洒泪分手。王冕穿上麻鞋，背上行李；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，直送出村口，洒泪而别。秦老手拿灯笼，站着看着他走，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。**天二评：**真有情人，非泛泛应酬。**陈评：**一在屋内，一在村口，一为亲子之情，一为邻里之谊，写法虽不同，但情深如一。王冕一路风餐露宿⁸⁹，九十里大站，七十里小站，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。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，这会城⁹⁰却也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。王冕到了此处，盘费⁹¹用尽了，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，卖卜测字⁹²；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，卖与过往的人。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。

弹指间，过了半年光景。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，**石史评：**俗财主当算识者。也爱王冕的画，时常要买，又自己不来，遣几个粗夯小厮，动不动大呼小叫，闹的王冕不得安稳。**陈评：**在故乡，有危素、时仁；在客地，有“俗财主”，何处可以“安稳”？王冕生活于斯世，作者亦生活于斯世。王冕心不耐烦，**黄评：**如何耐得？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，**天二评：**大牛乎，此王先生之总角交，不为辱没富翁。又题几句诗在上，含着讥刺。**天二评：**传云，燕京贵人争求画，乃以一幅张壁间，题诗其上，语含讽刺。此亦影射其事。**陈评：**对危素、时仁，避而不见；对俗财主，题诗讥刺。同是不满之情，表现则异。也怕从此

89. 风餐露宿：在风口吃饭，在露天过夜，形容旅途辛劳。

90. 会城：省会城市，即省城。此处指山东省会济南。

91. 盘费：此处指日常费用所需的银钱。

92. 卖卜测字：给人测字算卦，是旧时的一种迷信行业。

有口舌⁹³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。陈评：又欲移居。何处可避？那日清早，才坐在那里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，在街上过。也有挑着锅的，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；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裳褴褛。过去一阵，又是一阵，把街上都塞满了。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⁹⁴的，问其所以，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，被河水决了，田庐、房舍尽行漂没。这是些逃荒的百姓，官府又不管，黄评：此等事官府几曾管过？陈评：“官府又不管”，应与前文“灭门的知县”和后文“不要出去做官”对读。只得四散觅食。王冕见此光景，过意不去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将大乱了⁹⁵！齐评：喟然而叹，胸襟可想。天二评：此亦见本传。禹河本是北流，后世南流者皆非故道，天下治乱岂关于此。陈评：灾荒之年，置百姓于不顾，天灾加人祸，天下焉有不乱之理！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？”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，拴束行李，仍旧回家。陈评：只得归家。“算计只有归来是”之思，已先于二娄。入了浙江境，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，时知县也升任去了，黄评：撇去二人最妙。陈评：得上司欢心，自必升迁。官场升降内情，尽在“升任去了”四字中。因此放心回家，拜见母亲。看见母亲康健如常，心中欢喜。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；陈评：正映前文“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”。他慌忙打开行李，取出一

93. 口舌：纠纷。

94. 化钱：化，募化。指乞讨钱财。

95. 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将大乱了：这是古人迷信的说法，以为黄河不沿故道东流而改道北流，是世事失常，也就是天下将要大乱的征象。

匹茧绸⁹⁶、一包耿饼⁹⁷。天二评：山东人士。拿过去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⁹⁸。自此，王冕依旧吟诗作画，奉养母亲。

又过了六年，母亲老病卧床。王冕百方延医调治，总不见效。一日，母亲吩咐王冕道：“我眼见得不济事了⁹⁹。但这几年来，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，该劝你出去做官，天二评：做官不消学问，学问又何必做官。陈评：常人皆以为有学问就该做官。做官，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！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；陈评：王冕之母有此识见可知不是常人，实属难能。况你的性情高傲，倘若弄出祸来，反为不美。齐评：不愧元章之母。天二评：知子莫若母。黄评：非此母不生此子。正对后文匡超人。陈评：王母所言，亦可窥知文本老人对出仕之态度。我儿可听我的遗言，将来娶妻生子，守着我的坟墓，不要出去做官，我死了，口眼也闭。”天二评：非此母不生此子王冕哭着应诺。他母亲淹淹一息¹⁰⁰，归天去了。王冕擗踊

96. 茧绸：用柞蚕丝织成的绢绸，山东著名的土特产。

97. 耿饼：山东菏泽市耿庄出产的柿饼，是山东有名的土特产。

98. 洗尘：又作洗泥，指宴请远客。

99. 不济事：此处指病危无救。

100. 淹淹一息：奄（yǎn）奄一息，形容人病重时气息微弱。

¹⁰¹哀号，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。又亏秦老一力帮衬¹⁰²，制备衣衾棺槨¹⁰³。王冕负土成坟¹⁰⁴，三年苫块¹⁰⁵，不必细说。

到了服阕¹⁰⁶之后，不过一年有余，天下就大乱了。方国珍¹⁰⁷

101. 擗（pǐ）踊：又作辟踊。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辟踊，哀之至也。”注：“抚心为辟，跳跃为踊。”即以手捶胸为擗，以足顿地为踊，形容十分悲哀。为丧亲之礼，《孝经·丧亲》：“擗踊哭泣，哀以送之。”

102. 帮衬：帮忙。

103. 棺槨（guǒ）：古代棺木有两重，内为棺，外称槨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槨。”

104. 负土成坟：晋人山涛亲自搬运泥土为母造坟，后来用以指为父母营葬事宜。

105. 三年苫（shān）块：《仪礼·既夕礼》：“居倚庐，寝苫枕块。”苫块，即寝苫枕块，指睡草垫，枕土块，以寄哀思。古代丧制中最重的一种为“三年丧”，臣为君、子为父母、妻为夫要服丧三年。第四回所云“三载居庐”即指“三年丧”。居庐，即庐居墓旁。

106. 服阕（què）：阕，终止。服阕，指三年服丧期满，卸去孝服，即俗称的“除孝”。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：“丁父母忧已满三年，服制已终，例应起复”，谓之“服阕”。

107. 方国珍（1319—1374）：元末黄岩（今属浙江）人。名珍，字国珍。世以贩盐浮海为业。至正八年（1348）率众数千人入海，打劫元政府漕运粮食，进攻浙东沿海。后降元，任海道运粮漕运万户，割据温州、台州、庆元三路。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降朱元璋。

据了浙江，张士诚¹⁰⁸据了苏州，陈友谅¹⁰⁹据了湖广，都是些草窃

110

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¹¹¹起兵滁阳¹¹²，得了金陵，立为吴王，乃

108. 张士诚（1321—1367）：元末泰州白驹场（今属江苏大丰市）人。幼名九四，盐贩出身。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率盐丁起义，攻占高邮等地。次年称诚王，国号周，年号天祐。渡江攻克常熟、湖州、松江、常州等地，十六年定都平江（今属江苏苏州）。次年降元，与方国珍从海道运粮，接济元都。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称吴王。后被朱元璋所败，二十七年平江城破，被俘至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，自缢死。

109. 陈友谅（1320—1363）：元末沔阳（今属湖北）人。渔民出身，曾为县吏。参加徐寿辉红巾军。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杀寿辉，自立称帝，建都江州，国号汉，年号大义。屡为朱元璋所败，至正二十三年在九江口中箭死。

110. 草窃：旧时指坏人乘机掠夺。《书·微子》：“殷罔不小大，好草窃奸宄。”孔传：“草野窃盗又为奸宄于内外。”孙星衍谓“草”与“钞”“抄”音近，为抄的假借字。草窃义为抄掠。见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九。

111. 太祖皇帝：即朱元璋（1328—1398），濠州钟离（今安徽凤阳东）人，幼名重八，又名兴宗，字国瑞。贫农出身，少年时在皇觉寺为僧，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。龙凤二年（1356）攻克集庆（今江苏南京），称吴国公。1368年称帝，定国号为明，年号洪武，太祖是其死后庙号。下文滁阳王、吴王均指朱元璋。

112. 滁阳：滁水之阳，此指元滁州治所（今安徽滁州东北）。

是王者之师。提兵破了方国珍，号令全浙，乡村镇市，并无骚扰。

一日，日中时分，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，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。为头一人，头戴武巾¹¹³，身穿团花战袍¹¹⁴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髭须，真有龙凤之表¹¹⁵。那人到门首下了马，向王冕施礼道：“动问一声，那里是王冕先生家？”王冕道：“小人王冕，这里便是寒舍。”那人喜道：“如此甚妙。特来晋谒。”吩咐从人都下了马，屯在外边，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。**天二评：**本以系牛，今忽系马，牛若曰不虞君之涉我地。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，分宾主施礼坐下。王冕道：“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？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朱，先在江南起兵，号滁阳王；而今据有金陵，称为吴王的便是。**天二评：**数语亦落落大方。因平方国珍到此，特来拜访先生。”王冕道：“乡民肉眼不识，原来就是王爷。但乡民一介愚人，怎敢劳王爷贵步？”吴王道：“孤是一个粗卤汉子，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，不觉功利之见顿消。**天二评：**汉高、光武未必能作是语。孤在江南，即慕大名，今来拜访，要先生指示：浙人久反之后，何以能服其心？”**陈评：**前文所云“晋谒”以及下马、携手、施礼、慕名来访云云，全在于“要先生指示”。“功利之见”，何尝“顿消”！王冕道：“大王是高明远见的，不消乡民多说。若以仁义服人，何人不服，岂但浙江？若

113. 武巾：军官所戴软帽。

114. 团花战袍：用有圆形图案的面料做成的一种军便服。

115. 龙凤之表：形容非凡的帝王之相。

以兵力服人，浙人虽弱，恐亦义不受辱，齐评：言简而尽。天二评：案传，冕隐九里山为胡大海所执，大海问策，冕答云云，此借为答太祖语。不见方国珍么？”黄评：此非正文，略写已足。吴王叹息，点头称善。陈评：得天下者，必先得民心。此乃不刊之论。两人促膝¹¹⁶谈到日暮。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；陈评：自带干粮，是状“王者之师”之纪律严明，抑是写大兵过处，百姓已无余粮可供搜剔？王冕自到厨下，烙了一斤面饼，炒了一盘韭菜，自捧出来陪着。吴王吃了，天二评：虽蔬食菜羹，未必不饱。称谢教诲，上马去了。这日秦老进城回来，问及此事。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，陈评：王冕之慎言，非仅不喜攀结，亦为保全自身计耳。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，向年¹¹⁷在山东相识的，故此来看我一看。天二评：非瞒秦老也，盖有难言者。约评：非难言也，只因乡间眼界小，恐哄动众人耳，如此才是真隐。说着就罢了。黄评：好，亦是省笔之法。

不数年间，吴王削平祸乱，定鼎应天¹¹⁸，天下一统，建国号

116. 促膝：膝与膝相接，坐得很近。萧统《答晋安王书》：“省览周环，慰同促膝。”

117. 向年：往年。

118. 定鼎应天：建立明朝，定都南京。定鼎，相传夏禹铸九鼎，以象九州，置于国都，历商至周，作为传国重器。因之，后称建立国都为“定鼎”。应天，明初于南京设立应天府，辖七县。至于第六回“应天巢县”的应天，是指国都南京直辖的特别行政区，其范围较应天府为大，北至徐州，西至英山，南至婺源，东至海边。

大明，年号洪武。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。到了洪武四年，秦老又进城里，回来向王冕道：“危老爷已自问了罪，发在和州去了。

天二评：案余忠宣墓在安庆西门外，不当云和州。平步青：云林子偃，官和州学正，后人因有谪和州守余墓之讹。我带了一本邸抄¹¹⁹来与你看。”王冕接过来看，才晓得危素¹²⁰归降之后，妄自尊大，在太

119. 邸抄：汉之郡国、唐之藩镇于京师设“邸”，为来朝止息处所。邸中抄录朝中诏令章奏一类文件，以报告官员，称“邸抄”（亦称“邸报”）。《六部成语·吏部》“邸抄”条云：“府第曰邸，此处用之指内阁也。即由内阁抄出之上谕也。”

120. 危素（1303—1372）：字太朴，一字云林，江西金溪人。至正六年（1346）授经筵检讨，修宋、辽、金史，累迁工部侍郎、礼部尚书。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拜参知政事。降明后，洪武二年（1369）授翰林侍讲学士，与宋濂等同修《元史》，兼弘文馆学士。晚年谪居和州（今安徽和县），“守余阙庙，岁余卒”（《明史·危素传》）。

祖面前自称老臣。太祖大怒，发往和州守余阙墓¹²¹去了。此一条之后，便是礼部¹²²议定取士之法：三年一科¹²³，用五经¹²⁴、四书

121. 守余阙墓：余阙（1303—1358），原籍河西武威（今甘肃武威），生于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，元统年间进士，曾任宋、辽、金史修撰。后以淮东行省左丞守安庆，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陈友谅攻安庆，次年初城破，余阙阵亡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三：“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，看何人在院。时危素太朴当直，对内使云‘老臣危素’。内使复命，上默然。翌日传旨令素余阙墓烧香。盖余、危皆元臣，余为元死节。盖厌其自称老臣，故以愧之。”

【张慧剑注】：余阙是元朝安庆的守将，与陈友谅作战身死，前人称他做忠臣。危素是仕元而又降明的，叫他去守余阙墓，是对他一种讽刺性的责罚。

122. 礼部：为封建朝廷的中央机构之一。明清时中央六部次第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。礼部职掌典章制度、祭祀、学校、贡举（科举）和接待四方宾客。长官为尚书，明代正二品，清代从一品，也称“大宗伯”、“宗伯”、“春官”。副长官为左、右侍郎各一人（左为上），明代正三品，清代正二品，称“少宗伯”。

123. 三年一科：明清科举制度，考举人的乡试与考进士的会试，都是三年一次。乡试逢子、卯、午、酉年举行，会试逢丑、辰、未、戌年举行。

124. 五经：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五部儒家经典。汉代《礼》指《仪礼》，后代则指《礼记》。

¹²⁵，八股文¹²⁶。王冕指与秦老看，道：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¹²⁷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¹²⁸都看得轻了。”

齐评：宰相见识，惜乎明祖不得闻其语也。天二评：借危素事搭入八股取士，便捷。据传，冕在胡大海军中，太祖授以谏议参军而冕死。危素之谪与八股之行皆在其后，此特借以了前案及映起全书许多时文鬼耳。然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，岂特八股为然。黄评：作者本旨。陈评：全书之宗旨于此处揭示明白。说着，天色晚了下来。此时正是初夏，天时乍热，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，两人小饮。须臾，东方月上，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。天二评：欲写怪风却先写明月，此文家烘染法。那些眠鸥宿鹭，阒¹²⁹然无声。王冕左手持杯，右手指着天上

125. 四书：即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四部书。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为之注解。

126. 八股文：明清科举考试所规定的文体，又称经义、制义、制艺、时文。这种文体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题比、虚比、中比、后比、大结八个段落组成。虚比、中比、后比、大结又称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，是文中正式议论的部分。这四段又各由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构成，合共八股，因而称八股文。八股文必须从四书、五经中命题，“代圣人立言”，考生不可自由发挥。

127. 荣身：意谓使其人得以荣耀光显。

128. 文行出处：文指文章、学业，行指道德、品行，出指仕宦，处指退隐。

129. 阒（qù）然：寂静。

的星，向秦老道：“你看贯索犯文昌¹³⁰，一代文人有厄！”陈评：贯索，象征牢狱之星座；文昌，象征文运之星座。着一“犯”字，文人危矣！话犹未了，忽然起一阵怪风，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，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。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。陈评：同是借天象之异常，预示人世之变故。少顷，风声略定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，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。天二评：文曲星耶？若是其小乎？接上文有厄而来。黄评：可知亦“且夫尝谓”之人。王冕道：“天可怜见¹³¹，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¹³²，我们是不及见了！”当夜收拾家伙，各自歇息。

自此以后，时常有人传说，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¹³³，要征聘¹³⁴王冕出来做官。初时不在意里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，王冕并

130. 贯索犯文昌：贯索与文昌均为星宿，贯索九星，象征牢狱；文昌六星，主持文运。贯索犯文昌，意谓象征牢狱的贯索星侵犯了主持文运的文昌星，文人将有灾难。

131. 见：这里的意思是“着”。天可怜见，犹如说天可怜着。

132. 文运：文学盛衰的运会。

133. 浙江布政司：明初将全国分成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（省称布政司）。主官为左、右布政使各一人，明清均为从二品。明初是一省的行政长官；明后期和清代，则成为总督和巡抚的僚属，专理民政和财政，并减为每省一人（清代唯江苏设二人，分驻江宁、苏州）。布政使也称“藩司”、“藩台”。第一回指一省的行政长官，以后各回均指专理民政、财政的官员。

134. 征聘：朝廷以礼招聘有学行的人出任官职。《左传·宣公九年》：“王使来征聘。”

不通知秦老，私自收拾，连夜逃往会稽山中。天二评：省笔。黄评：亦省文。陈评：“不通知”、“私自”、“连夜”，足见其不为官之决心。半年之后，朝廷果然遣一员官，捧着诏书¹³⁵；带领许多人，将着¹³⁶彩缎表里¹³⁷，来到秦老门首，见秦老八十多岁，须鬓皓然，手扶拄杖。那官与他施礼，秦老让到草堂坐下。那官问道：“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？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¹³⁸之职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。”黄评：此影正文之征辟。秦老道：“他虽是这里人，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。”天二评：真情。秦老献过了茶，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，推开了门，见蟠蛸¹³⁹满室，蓬蒿¹⁴⁰满径，知是果然去得久了。陈评：“久矣”、“久了”，可见王冕抽身之早。远避征聘，正是后文所写辞聘之前奏。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，仍旧捧诏回旨去

135. 诏书：皇帝布告臣民的文书命令，此指明太祖授给王冕官职的任命书。

136. 将着：持着。

137. 表里：赠送或赏赐用的衣料，亦作表礼。

138. 咨议参军：东汉设有参军事、军谘（同咨）祭酒之官。两晋、南北朝时，诸王府置咨议参军，以备顾问。明初也曾一度设置，不久废除。《明史·王冕传》：“太祖下婺州，物色得之，置幕府，授咨议参军。一夕病卒。”

139. 蟠蛸（xiāo shāo）：长脚蛛。此处指蛛网。

【张慧剑注】：喜蛛。

140. 蓬蒿：杂草。蓬，飞蓬；蒿，有青蒿、白蒿等多种。

了。

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，并不自言姓名，**天二评：故秦老不知。**后来得病去世，山邻敛些钱财，葬于会稽山下。是年，秦老亦寿终于家。**陈评：王去世，秦寿终，“楔子”结束矣。**可笑近来文人学士，说着王冕，都称他做王参军，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？**齐评：不背母训，真是高人。天二评：此亦竹翁赞中语。[缺]**所以表白一番。**陈评：“表白一番”，不仅为王冕“表白”，亦是作者官不可做、做官无好下场思想之自白。**这不过是个楔子，下面还有正文。

【卧评】

元人杂剧开卷率有楔子。楔子者，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。然与本事毫不相涉，则是庸手俗笔，随意填凑，何以见笔墨之妙乎？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，观楔子一卷，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，真是不肯浪费笔墨。

“功名富贵”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。故开口即叫破，却只轻轻点逗。以后千变万化，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。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。穿阔衣，戴高帽，叹黄河北流，都是王元章本传内事，用来都不着形迹。功名富贵人所必争，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，并且躲避功名富贵；不独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贵，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贵。呜呼，是真其性与人殊欤？盖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，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

翟买办替时知县办事，时知县替危老师办事，各人办各人的事，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。世有穷书生得纳交于知县，诩诩然自谓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，安知其不因危老师而来也？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

人之影子，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。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。学画荷花，便有雨霁湖光一段；将谪星辰，便有露凉夜静一段。文笔异样烘染。

秦老是极有情的人。却不读书，不做官，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。作者于此寄慨不少。黄评：妙批。[缺]

陈回评：此回书，通过“楔子”以“敷陈”创作“大意”，塑造“名流”王冕以“隐括”小说“全文”。

楔子故事发生于元末明初（洪武四年以前），而正文则从成化末年写起，两者相去百年之久，与正文似断却续，正是“楔子”特色。

作者创作《外史》意旨，借此回书中所塑造之人物形象表露无遗。名流王冕是文木老人竭力表彰之人物，置之卷首，有以之为士子楷模之意。他主张当国者要以仁义服人，为政者不可酷虐百姓；士子要讲究文行出处，不可一味追逐功名富贵。他认为八股科举是造成士子堕落之祸源，乃借天象变异加以斥责，说是“一代文人有厄”！王冕对于自己主张身体力行，研究学问却不是谋求做官，学画荷花又不是猎取虚名，奉事老母尽孝，日常行事率真，最后隐居会稽山中。

王冕之母和秦老，皆出身乡农，为人厚道，均有识见，对王冕所作所为颇为支持。

危素、时仁，乃为宦之士人；而胖子、胡子、瘦子，乃居乡之士绅。侪辈大都由科举出身，相互攀结，谋固其位，只知追名逐利，而置小民于不顾。正反映出八股科举对士人毒害之深重。

此回书中所出现之各类人物，在正文中均可寻到他们的同路人；而正文中徐徐展开之情节，亦被高度浓缩于此回书中。虽然人物姓名不同，故

事情节亦异，然而，在反映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评价、表述作品的思想主旨上，却是先后相辉映的。

后记

本文受 GPL3.0 协议保护，禁止商用！

Copyright (C) 2023 - 2024 Frms, All Rights Reserved. This file is part of RuLiWaiShiHtmlToDocx.

RuLiWaiShiHtmlToDocx is free software: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/ 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,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, or (at your option) any later version.

RuLiWaiShiHtmlToDocx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,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;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.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.

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RuLiWaiShiHtmlToDocx. If not, see <<https://www.gnu.org/licenses/>>.